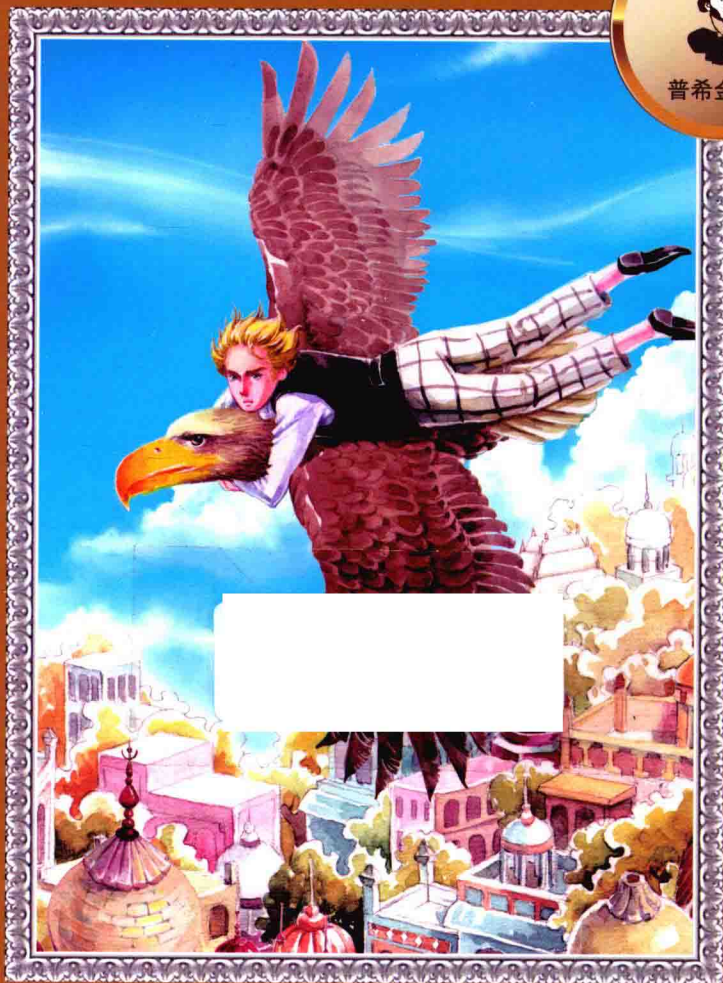


俄罗斯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会飞的人

名作名译版

[苏] 别利亚耶夫 著 李毓榛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俄罗斯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会 飞 的 人

名作名译版

[苏] 别利亚耶夫 著 李毓榛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会飞的人 / (苏) 别利亚耶夫著; 李毓榛译. —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15. 11
(俄罗斯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ISBN 978-7-5350-6457-8

I. ①会… II. ①别… ②李… III. ①儿童文学—科
学幻想小说—苏联 IV. ① I512.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3936 号

策划编辑: 王茂森
责任编辑: 王茂森
责任校对: 黄秀琴
插图: 付月李培勇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社址: 河南省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 450008)
电话: 0371-63834455
网址: <http://www.haiyan.com>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本书原名《阿里埃尔》。阿里埃尔亦是本书主人公的名字。在中世纪的东方神话传说中，“阿里埃尔”是空气之神。为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故将书名改译为《会飞的人》。作者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884-1942)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科幻小说作家。十九世纪末他出生于沙俄帝国的外省城市斯摩棱斯克。沙俄时代的斯摩棱斯克还是一个偏僻闭塞的地方，幼小的别利亚耶夫接触外界的渠道就是读书，他读过科幻小说大师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的许多作品。这些大师的作品不仅培养了他的阅读兴趣，而且开拓了他的学识和智力，为他打开了幻想世界的闸门。在他成为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之后，他曾说过，在那个偏远闭塞的外省城市，“使人的心灵唯一能有生气的出路只有幻想”。他勤奋好学，成年之后他学习过医学、生物学、法律、音乐等。十月革命后曾多年从事儿童教育工作。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孩子们激发了他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激情。从1925年发表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陶威尔教授的头颅》开始，至1942年去世，这十几年间，他创作了十七部长篇科幻小说和几十个中短篇科幻作品，其中有许多作品已成为科幻小



说创作的经典之作。

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着摆脱大地的羁绊，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翱翔。神话传说中的仙人，神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能够腾云驾雾、在天空自由行动的超人本领。文学作品中那些被拘禁、被束缚的人们向往自由，总是将自己比作关在笼中的鸟儿。本书作者别里亚科夫在少年时代曾幻想人也能够空中飞行，便纵身从房顶上跳下而身受重伤。在现实的世界中，他没有实现翱翔天空的梦想，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会飞的凡人的形象。小说中的阿里埃尔不是传说中的神，而是一个普通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普通的英国少年如何获得了在空中自由翱翔的超人本领，这就是别利亚科夫依据物理学的某些原理进行幻想、发挥的结果。他写的不是神而是人，人能够飞翔不是神的法力，而是幻想人能够依据物理学的原理而进行的发明创造。

小说的主人公阿里埃尔出身英国的名门贵族，因为家庭的变故，被人拐骗到遥远的印度，被藏匿在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学校”里。一个科学家依据物理学中分子的布朗运动原理，发明了人工控制分子运动的方法，使人不借助任何机械而能够在空中自由飞行。阿里埃尔被选中进行实验，从而成为会飞的人。阿里埃尔自从被关闭到这个“学校”里，时时刻刻都在校方的严密监视下生活，他也时时刻刻都在向往自由。在他成为会飞的人的第一个夜晚，就冲破严密的监视网，冒着狂风暴雨，带着他亲密的朋友冲出牢笼，飞向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类进步、文化提高的表现，是造福人类的福音。但是在私有制、不平等的社会里，科学研究却成为少数人统治世界、发财致富的工具。这个秘密的“学校”造出会



飞的人，本打算将他用作宗教宣传的工具，发财致富的摇钱树。阿里埃尔飞出牢笼，激起校方的极大愤怒和恐慌，于是他们便倾全力进行追捕。

阿里埃尔在飞出学校围墙的瞬间，感受到人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无限欢欣。但是这片刻的欢欣立即被围追、搜捕的威胁所笼罩。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阿里埃尔何曾有一天享受到身心自由的幸福！他好心地救人一命，却被独霸一方的霸主捕获，成了供这个富翁开心、取乐的玩具；逃出这个牢笼，又掉进宗教势力的陷阱，成为他们进行欺骗宣传的工具；离开宗教势力，又被美国马戏团的老板骗到美国，成为他们的摇钱树；最后被他的姐姐找到，带回英国。姐姐要他成为一个高居于平民之上的贵族老爷，周旋于尔虞我诈的贵族老爷们中间。一个能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人，在这个不平等的人间社会，何曾有一日感受到自由的幸福！小说的最后主人公阿里埃尔离开英国，重返印度去寻找他那些平民朋友去了。在那里，阿里埃尔是否能得到他所向往的自由呢？这是作家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俄罗斯文学历来就有同情被压迫、被欺凌的小人物的传统。

别里亚科夫在进行科幻小说创作时也是遵循着这样的人道主义精神，对那些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不幸命运和生活遭际充满同情，而对那些欺凌弱小、养尊处优的老爷和仗势欺人、为虎作伥的奴才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别里亚科夫的科幻小说，它所着重描写的，并不在于那些自然科学的原理和对科学幻想的展望，而是借助对科学原理的解读和想象，展示人世间的生活状态和人生理想，并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来塑造他的人物，因此他的主人公既有超现实的功能，又是有



血有肉的凡人。我想，这种人文精神就是他的科幻小说的艺术生命力的源泉，所以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作品直到今天依然有吸引读者的魅力。

李毓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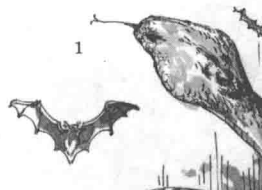
2015年8月31日





目 录

一、层层地狱	1
二、丹达拉特	10
三、海德先生的实验	16
四、朋友	28
五、新的生活道路	31
六、神秘莫测的命运	38
七、博登和赫兹隆	45
八、绊脚石	51
九、陌生而可怕的国家	53
十、无家可归的乞丐	56
十一、如实招供，或者双方重归于好	63
十二、“没有票的乘客”	67
十三、毗湿奴和贱民	70
十四、神仙也会羡慕人间	77
十五、路上尘埃能不能向往太阳	81
十六、又陷囹圄	86



十七、不和之因	89
十八、搜寻未果	97
十九、主人发怒	100
二十、恢复平静	105
二十一、同意	113
二十二、新玩具	118
二十三、莫希塔收集的材料	121
二十四、暴风雨来临了	127
二十五、反复无常的主人	132
二十六、为生命而抗争	134
二十七、不期而得	137
二十八、他飞走了	139
二十九、一场空战	142
三十、天不容地难存	145
三十一、在丛林中	150
三十二、“新教徒”	156
三十三、“奇迹”	161
三十四、人心动荡	166
三十五、事务性谈话	170
三十六、飞翔	172
三十七、受聘的飞人	175
三十八、一切都会像梦一般过去	180
三十九、高空中的谈话	185
四十、“不可战胜的比诺伊”	189
四十一、两个世界	192
四十二、“痛苦的母亲”	197
四十三、又是欺骗	201
四十四、投奔朋友	208





一、层层地狱^①

阿里埃尔^②坐在矮窗前的地板上，他的房间就像僧侣的禅房，一张桌子，一个方凳，一张床和屋角里的一张草席，这便是他全部的家具。

窗口朝着安安静静、死气沉沉的内院。这里既无花草，也无树木，全是细沙和碎石，就像被四面监狱般的高墙围起来的沙漠的一角。阴沉沉的大楼，墙高而窗小，棕榈树冠覆盖着大楼的平顶，学校大楼周围却是浓荫蔽天的校园。一道高墙把校园和大楼同外部世界隔绝了。

只有教员和训导员那从容不迫的脚步踩着碎石的沙沙声，才打破这死气沉沉的寂静。

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马特拉斯^③的丹达拉特学校，也同阿里埃尔一样，住在十分简陋的房间里。他们之中既有八岁的儿童，也有成年的姑娘和男子。他们组成一个大家庭，但是在他们极少的低语交谈中，在他们眼神中，丝毫没有友爱和依恋，没有相见的欢乐和离别的痛苦。

这些感情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被教师和训导员千方百计地根除了。训导员和教师有印度教婆罗门、催眠师和欧洲人，大部分是英国人，还有新派通灵术师。

阿里埃尔穿着一件粗布短袖衬衫，脚上连双凉鞋也没有。

①这里暗指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神曲》。《神曲》分三部：《地狱》《炼狱》和《天国》。但丁描写的地狱共分9层。

②这个名字来源于古代东方神话。在中世纪的传说中阿里埃尔是空气之神。

③印度南部的港口城市。



这是一个十七八岁浅色头发的高个少年，但是他脸上的神情有时还显得更小一点：他那双浅灰色的眼睛看人时总带着天真无邪的神情，虽然他那高高的脑门上已划上了轻轻的皱纹，就像颇经世事、思虑甚多的人那样。他的那双眼睛和头发的颜色表明他是一个欧洲人。

阿里埃尔的面容是端端正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脸型，现在他的面容一动不动，好像一副面具似的。

他漠然地望着窗外，那呆呆的目光表明他已陷入了深沉的思考。

事实也正是如此：班主任恰拉卡要阿里埃尔每天晚上都对一天的事情进行反省——回顾从太阳升起至太阳下山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检查自己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检查自己的思想、愿望、行为。阿里埃尔必须在睡觉之前进行汇报——在恰拉卡面前忏悔。

夕阳照耀着棕榈树顶和满天飞奔的浮云，刚刚下过一场雨，一股温暖湿润的清风从院子里吹进禅房。

这一天有些什么事呢？

阿里埃尔像平常一样，天一亮就醒来了。漱洗，祈祷，在食堂吃早饭。在厚厚的木托盘里放上几块叫“卢齐”的面饼，一把完全不能吃的炸花生，还有一陶罐清水。

训导员萨季亚像平常一样，那沉重的目光扫视着一个又一个学生，对他们说，他们吃的是香蕉和美味的糖切糕，喝的是浓牛奶。学生们在这种暗示的授意下，高高兴兴地吃掉给他们的全部食物。只有一个新来的男孩，尚未适应这种集体催眠术，问道：“哪里有香蕉？哪里有切糕？”

萨季亚走到新来的学生跟前，抬起他的下巴，看了看他的眼睛，命令似的说：“睡觉！”随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暗示，此后这个新学生也把硬花生当作香蕉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你为什么围着围巾？”另一个训导员问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这个训导员是个印度教徒，剃了光头，留着大黑胡子。

“我冷。”她回答道，并怕冷地缩起肩膀，她正在害疟疾。



“你热，马上把围巾摘下来！”

“噢哟，真热呀！”女孩一边摘围巾，一边喊道，并且用手在额头上一抹，好像在擦去汗水似的。

萨季亚拉长声调教训起来：“作为学生，对于冷热疼痛，应该无知无觉，精神应该战胜肉体！”

孩子们静静地坐着，他们的动作都是懒洋洋的，无精打采。

早饭开始时问香蕉在哪里的那个男孩，突然从身旁的同学手里抢了一块面饼，高声大笑着塞进嘴里。

萨季亚纵身一跳就到了捣乱者身边，一把揪住他的耳朵，男孩大声哭叫起来。面对这样闻所未闻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所有孩子都仿佛麻木了似的，欢笑和眼泪早被这所学校根除了。萨季亚一只手抓住男孩，另一只手拿起大陶罐，男孩一下子老实了，手和腿直打哆嗦。

阿里埃尔可怜起这个男孩来。

为了不显露自己的感情，他低下了头。是的，他非常可怜这个八岁的孩子。但是阿里埃尔知道，对同学表示同情，这就是犯了大罪，必须向训导员恰拉卡表示悔过。

“要表示悔过吗？”这个念头一闪现，阿里埃尔就把它压下去了，即使在自己的思想中他也习惯于谨慎的掩饰。

遵照萨季亚的命令，一个听差把头顶陶罐的男孩带走了。早饭在一片鸦雀无声中结束了。

这天早饭后有几个毕业的青年男女即将离开学校。

阿里埃尔对即将离校的一个黑面皮大眼睛的青年和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一直暗暗地怀着好感，同时他也有理由认为，他们对他也是友好的。几年来，丹达拉特的共同生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一直用冷淡无情的面具掩饰着自己的感情。偶尔遇到学监和训导员的眼睛不注意他们的时候，秘密的朋友们便飞眼传情，有时还握一握手——仅此而已。他们三人都在心里保存着秘密的友情——这是给他们年轻的心灵带来温暖的唯一珍宝，有



如死亡沙漠中奇迹般存活下来的一朵小花。

啊，假若训导员们洞察到他们的秘密呢？他们该如何残酷地践踏这朵小花呀！他们会用催眠术迫使他们坦白承认一切，来暗示扼杀这种美好的感情，而代之以冷淡和无情。

告别就在院子里的铁门旁。他们谁也不看谁的眼睛，走的人冷冰冰地说：“再见了，阿里埃尔！”

“再见了，再见了！”于是就各自走了，连手都没有握一握。

阿里埃尔低着头，朝学校走去，极力压制着悲伤的感情，尽量不去想离别的朋友——这秘密的思想和感情留给漫长的深夜去想吧。这些思想和感情即使在催眠术的作用之下，他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这是阿里埃尔最深层的秘密，连狡猾的恰拉卡和校长勃哈拉瓦也猜测不到。

然后就是上课：宗教史、通灵学、神智学。“香蕉”午餐、英语课、印度斯坦语课、孟加拉语课、马拉地语课、梵文课……简陋的晚饭。

“你们已经吃得很饱啦！”萨季亚暗示说。

晚饭之后是“练功”，阿里埃尔已通过了丹达拉特地狱的这可怕的一关，但是必须出席新生的“练功实践”。

一条狭窄阴暗的走廊，通向一个没有窗户的大房间，走廊里点着一盏油灯，废棉花做的灯捻冒着黑烟，微弱的灯光，摇摇曳曳；房间里也同样灯光昏暗。房间里放着一张粗重的桌子，地板上铺着几张草席。

阿里埃尔同一伙高年级学生站在屋角的石板地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听差带进一个十四岁的男孩。

“喝！”班主任递给他一个缸子。

男孩顺从地把一缸子辛辣呛鼻、带有苦味的液体灌进肚里，尽量保持面不改色。听差迅速脱掉男孩的衬衣，给他身上擦氨搽剂。男孩显得惊恐万状，忧心忡忡，然后就亢奋起来。他呼吸困难，喘气短促，眼珠上翻，手脚抽动，就像硬纸壳做的小人一样。

教师从地上端起灯光昏暗的油灯，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耀眼的太阳。”男孩眯着眼回答。

所有的感觉都异常敏感。轻轻的低语，他听来就像打雷。他能听见捕蝇的蜘蛛在墙上跑动的声音，能听见房间里每个人的呼吸声、心跳声和阁楼上蝙蝠微微动作的声音……任何一个正常人所不能觉察的东西，他都能听见，看见，发现，感觉到。

有的人，这种状况往往以说胡话而告终，但是有的人却导致严重的歇斯底里发作；有些人，在激烈地发作之后，阿里埃尔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他们或者死了，或者疯了。

阿里埃尔体格非常强壮。他通过了全部考验，而保持了身体健康。

天空亮起最早的星星时，房间打开了。恰拉卡拉着一个神色惊恐皮肤黝黑的男孩走了进来。

“坐下！”他对男孩命令道。

男孩像架机器似的坐到地板上。阿里埃尔走到恰拉卡面前，鞠躬行礼。

“这是个新来的，叫沙拉特，今天你来管他，你對自己满意吗？”

“是的，父亲！”阿里埃尔回答说。

“你有什么要忏悔的吗？”恰拉卡不信任地问道，“只有永远不知道满足的人，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恰拉卡探究似的看着阿里埃尔的眼睛，问道：“有没有想过去的事？”

“没有。”阿里埃尔坚定地回答。

这所学校禁止学生想进校前的生活；禁止回忆童年往事，想念父母，提出涉及他们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学生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未来是什么，要培养他们去做什么，几乎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对那些往事记得特别清楚，记忆力特别强的学生，学校都用催眠术让他们忘记过去。

恰拉卡又一次探究地看了看阿里埃尔的眼睛，便出去了。

沙拉特仍旧姿势不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尊小铜像。

阿里埃尔仔细听了听恰拉卡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微微笑了——

这是一天来他第一次露出笑容。



丹达拉特学校的学生只有两条出路：大部分人是完全、绝对的丧失独立意识，最好的情况也是神经系统的完全衰弱。只有极少数人，那些生理和心理都极其坚强的人，才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极其精明的虚伪；极其狡猾的诡计多端；演员般出色的装腔作势。阿里埃尔属于后者，他假装作一种梦幻状态，甚至能够对抗催眠术。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为数很少，稍有差错，骗局就会被揭穿。班主任是学生的灵魂和肉体的主宰。

阿里埃尔快捷无声地走到沙拉特跟前，小声说：“他们会吓唬你，但是无论看见什么，你都不要害怕。全是故意……”

男孩脸上带着惊奇和不信任的神情看着阿里埃尔。学校里从没有人这样友好地对他说。

“主要的是：你若不想挨打，就不要哭，不要喊叫！”

沙拉特不哭了。

蝙蝠在窗外无声无息地飞翔，偶尔飞进窗来。室内墙上，小壁虎在捕捉昆虫。男孩看迷了，心情平静下来。

阿里埃尔点燃油灯。红色的灯火昏昏暗暗地照着房间。从窗口进来的风吹得灯火摇摇晃晃，阿里埃尔的影子就好像在墙上跳舞。房间的各个墙角依然在黑暗之中。

男孩对面的墙角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沙拉特定睛看去，吓得全身冒冷气。墙缝里爬出一条黄色大蛇，脑袋又短又厚，脖子胀得鼓起来，肚子扁平，脖子上有像眼镜似的黑线画的浅亮花纹，眼镜蛇！

随第一条眼镜蛇之后，又爬出一条黑褐色的，它后面是一条全黑的，然后是一条灰色的，一条又一条。房间里爬满了蛇，把男孩团团围住。

“坐着，别动，别出声！”阿里埃尔像平常一样冷静地小声说，然后他自己也凝然不动了。

蛇爬得很近了。它们高高地挺起前半身，用力地把脖子伸宽，就像一个扁平的盾牌，它们直盯着男孩的眼睛，随时准备向他扑去。

阿里埃尔轻轻地用口哨吹起一只小曲，声音低得勉强能听见，曲调阴



郁而单调——只有
三个音调来回转
换。

蛇听着
音乐，凝
然不动
了，然
后低下
头，慢悠悠地爬
回墙角，钻入地板上的小
洞，不见了。

沙拉特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满
脸都是一滴滴的冷汗珠。

“好样的！”阿里埃尔低声说。但是阿
里埃尔的称赞却说错了：男孩之所以不喊不动，是因
为他吓得不能动了。

一阵清风吹进房间，带来了一股茉莉花香。

天上乌云遮住了繁星。雷声隆隆，很快就哗哗地下起
了热带地区特有的倾盆大雨。空气立刻就变得更清
新了。电光闪闪，照亮对面楼房的墙壁，整个
院子积满了雨水，变成一片汪洋，闪电
中水里映出楼房的倒影。

男孩从麻木僵化中回过神来，长
长地吐了一口气。但是新的考验正
在等着他。

把各个房间隔开的草席
墙，突然一下子升上去了，沙拉





特看到一个亮得耀眼的房间，地板上铺着雪白的漆布。房间正中站着一只大老虎。灯光直射它的眼睛，这只金色斑斓的大虫，眯起眼睛，不满地摇晃着脑袋。那富有弹性的尾巴打得地板啪啪直响。

但是老虎的眼睛渐渐习惯了耀眼的灯光。它眯着眼，注视着沙拉特，发出短促低沉的呜呜声。它前爪放低，全身用力，似乎马上要扑过来。

沙拉特抱住头，发疯似的大叫一声。

他感到好像有人轻轻地碰到他的肩膀。“咬人了！”男孩吓蒙了，想道。但是碰得很轻，不像老虎的爪子。

“你喊什么？”他听出是阿里埃尔的声音。“班主任为这要罚你的！快走！”阿里埃尔抓住沙拉特的手，几乎是强拉他站起来。

直到这时沙拉特才敢睁开眼睛。草席墙仍在原地。房间里昏昏暗暗。窗外仍哗哗地下着大雨，但雨声渐渐小了。远处仍不断传来沉闷的雷声。

沙拉特几乎什么也不想，摇摇晃晃地跟着阿里埃尔走去。

他们经过一条光线昏暗的长长的走廊，走进一道窄门。阿里埃尔让沙拉特走在前面，大声说道：“走！这里有楼梯，别摔倒！”又小声补充说，“小心点！无论你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喊叫，别怕。他们在吓唬你，是要你养成什么都不怕的习惯。”

阿里埃尔回想起，他自己经受这些考验时的情景。那时候他一个人走，没有任何人给他提醒，没有任何人安慰他。

沙拉特吓得哆哆嗦嗦，沿着半坍塌的楼梯台阶向下走去。他眼前是个黑乎乎的地下室。一股潮气扑面而来，空气沉闷难闻。石板地上有一层冰冷的稀泥浆。地窖顶上不停地滴着大粒的水滴。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流水的声音。男孩不知道向何处走，便向前伸出一只手臂，以防碰到看不见的障碍。

“往前走，往前走！”阿里埃尔轻轻地推了推他。

沙拉特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压低了了的呻吟声，粗野的号叫声，疯狂的哈哈大笑声。然后又是一派令人发指的寂静。但是一团漆黑之中又好像到处都有活物。沙拉特感到不知是谁的一个冰凉的东西碰了